



牛亭文編

卷三 記

和  
1.259  
12





門和16  
1.259  
12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

門人僕官林信輯錄

記

體仁書院記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  
上元簿為晉城令晉城今州治也先生道大德尊光被  
天壤至其所以為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革創殘之餘  
禮樂詩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  
之民羣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為正句讀晰文義  
使知入德之方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道熙豐中士之  
儁者連收科目而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  
而文者徃徃介出其間迄於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



化之盛猶有存焉先生鄉校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  
之外此書院之所自昉也今則平壠遺墟舊跡泯然盡  
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張公祠左其後醜使  
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檄州守徐君祠先生於中以伊  
川張邵朱呂諸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祠為先生設也  
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康熙壬申之  
冬灤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  
烈修祀事祠下愴然興歎作而新之不勞民功而役者  
子來旬月之間聿新鼎構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  
昔既訖工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王之教有學有祀禮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  
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  
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立學校未  
嘗不以祀為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當其時  
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而祀無適主意  
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為聖或以為師皆其必祀  
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謂周公若  
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  
故鄭氏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也大司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是以記  
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  
學於成均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



戰國亂世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為之師  
皆祀於學漢高帝過魯祠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  
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以獨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  
聖顏子為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焉高  
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  
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互作  
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貞觀之末正夫子為先聖以  
衆儒為先師由是以來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  
子子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  
之意矣余間嘗竊有議焉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則是先  
聖先師並為一人揆之禮經未盡其義也雖以顏曾思  
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是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  
生之流反得謂之師矣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  
謂之先賢而欲進濂洛關閩諸子者而謂為師勢必有  
所不能然則禮經之義鄭氏之說將遂不明於天下矣  
乎濂洛關閩數子者繼四子之後以明孔子之道者也  
孔子之或為先聖或為先師歷千百年而始有定論然  
則後或十百年或千百年安知諸子之賢不得與四子  
者並而列於廟堂之上也哉苟使數子者並四子而列  
於廟堂之上將無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師之意與亦



庶幾其祭於瞽宗之禮也今夫儒學猶古之學也文廟  
猶古之祀也體仁書院為先生而立祠先生其中並有  
合於先王之教有學有祀之義可不謂盛事與而余謂  
先生之祀當列於廟堂之上援據孔子或為聖或為師  
歷千百年而始定之說以見聖賢之道久而益尊如先  
生者既以其特祠為有合於禮而又致望於後之知尊  
先生之道者為是說以論之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  
以諛諸生之學業吾不敢以規有先生言語行事在焉  
勉其不逮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諸  
生之學業也夫

也紅亭記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二十一日予與侍讀王君貽上被  
召入直 乾清宮之南殿宮中所謂南書房者侍讀學  
士張君敦復晨夕侍

上之直房也予與貽上八直二十有八日而與敦復觀  
宸章之巍煥仰 天藻之昭回見

聖天子萬幾燕閒從容於文章翰墨之娛而侍從之臣  
蒙恩寵而被清光有歌頌所不能形容而言語所不能  
紀載者遭逢如此嗚呼盛已至於宴賚之便蕃尚方珍  
食日賜者三而湯茗果餌特出

上命者日一至焉方是時含桃始熟大官初進御 命  
徹御前盤以賜之自是則日以為常風露醲郁色味兼



美諸臣日得饜飫焉蓋自予與貽上入以及出含桃之  
賜相終始云出之前二日敦復語予曰他日歸江南置  
隙地為園構亭其中名其園為學圃之園名其亭為也  
紅之亭子為我記此亭也杜子美之詩云西蜀櫻桃也  
自紅亭名之取義以此也夫以子美之不遇時俯仰今  
昨感愴興懷以自寫其意於咏歌嗟嘆之間今敦復之  
意何取於斯耶吾見敦復起史官

天子特拔擢位之論思之列去年冬思得經術文學之  
臣以朝夕左右而敦復長直 內庭眷遇至隆一日之  
中恒在

上前暫退輒復宣召或當食吐哺疾趨宮門漏下十許  
刻廼歸日夜無暇晷矣竊計敦復立朝之日多家食之  
日少即有亭又烏能居也然吾觀古之君子功成名立  
而身不居如子房之慕赤松李泌之歸衡山流風遺韻  
輝映史冊焉敦復出其幼學壯行之志見諸事業功成  
身退優游江湖之上而繫思廊廟至於一物之微一食  
之頃不忘 君父如子美之詩之所云其亦將有取焉  
者與且吾聞江南多名山水江山之樂風物之美余夙  
願遊焉而且有卜居之志也異日買田鍾阜之傍築室  
青溪之上扁舟往來泛大江涉南湖以時得從敦復遊  
敦復館我乎亭中相與流連吟嘯而

天子念敦復舊勞時遣使存賜其家奈於其倘復得沾



大宮瓊味與敦復唱子和汝以歌詠 聖澤於無窮則  
又非子美之詩所可同日而語者已

老姥掌游記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  
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三山高出地上  
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竒詭嶢嶢而為  
峰窈窕而為壑崎嶇而為澗峻嶒而為嶺巖嶒而為巖  
第巒而為巒嶒而為岫蓼藪而為巖其又南則砥柱  
析城岩壁重複峭竦如樓堞嵯峨如墉隍如玦如環繚  
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歛而島嶼  
出如江湖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關扃與閔蓋陟樊山  
之巔皆見焉奈家樊溪東溪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  
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為狀也如  
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  
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  
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而嶢嶢壑焉而窈窕  
澗焉而崎嶇嶒焉而峻嶒巖焉而巖嶒巖焉而巖嶒岫  
焉而嶒巖巖焉而蓼藪數十里之內聯嵐亘暉俯可搏  
擲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  
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而  
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巒之美已如  
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



之勝他日雖得盡遊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陟岵樓記

嘗讀詩至陟岵而愴然以泣也余弱冠通籍官京師五年謁告歸省覲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當風雨晦蒙茫茫遠路兀然尤欲斷腸嗚呼母之言何其悲也陟岵之詩云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詩人之意不過憐其去而望其來歸也余每讀之而泣者以詩人之肯不悲於吾母之言而母言尤為可悲也方其時母年尚盛余去母游五年耳而言之尤可悲已如此其後三年迫父命復出出踰十年不歸遂巡至於大故遂抱終天之恨思此十餘年已來母年漸就衰矣計其年月首尾三四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溫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幾千百朝昏也以就衰之年加之以風雨茫茫兀然腸斷積朝昏如此之久則其心之悲而不得一言言之而尤有可悲於曩時者當又何如耶由陟岵之詩是古之孝子仁人雖善言其母思子之情不若母之自言其情為可悲由吾母之言則是雖古之慈母自言其情終不若吾母之言之為尤可悲也吾居母墓左去數武有三楹之樓夜則栖於此每當隴風蕭瑟山雨淒迷追念吾母曩時之言而歎詩人之所不及所以愴然而泣者寧有終窮耶然而名其樓曰陟岵者聊以志吾之悲焉耳



百鶴阡記

延敬為先太夫人卜兆於樊山上開阡北嚮迴接洞陽  
岳神二山圭景適中符節如契蓋自洞陽至阡三山皆  
拔地千仞迥出萬峰之上昔人謂之洞天其佳處者也  
阡去山巔不能百步然自洞陽逶迤而至岡嶺聯綿豐  
原壇曼紆徐開舒若鳳翔鸞舉行游長空而悠然偃息  
於此也陟阡之南而下視之百里之內底柱析城王屋  
皆在焉卓立挺聳羣望北山若拱若向若騫若騰其靈  
境矣哉已未秋中聿來井椁初吉之午有鶴來萃不可  
殫數翔於雲際自西而東盤旋容裔翳羽繽紛若雪若  
雲鳴唳寥亮如奏笙琴久之乃後去於時見者聞者莫不  
跂跂眈眈驚喜詫異或謂山故靈境鶴斯集焉然異時  
不聞有鶴至止者也且余生長於晉亦不見晉之有鶴  
北之燕南之宋衛之墟亦不見鶴於今忽有之且如此  
其多而盤旋鳴唳於新阡之上久而後去則誠非偶然  
者矣夫鶴仙禽也道家謂之仙人之騏驎是鶴之來有  
乘之而來者耶史稱陶侃居母憂於墓下二客來弔化  
雙鶴飛去說者謂陶母與侃皆非塵世中人故母截髮  
劉薦翼其子以顯而士行卒為晉名臣今廷敬浮沉仕  
宦進不能樹勳伐於朝廷又不獲乞身以退避賢者之  
路其於士行無能為役且吾母葬後廷敬廬於冢下者  
且二年亦不見鶴之來唁則昔者之鶴其非為吾來明



甚夫荒忽遼邈之中誠不可究詰矣而百鶴之盤旋鳴  
啖於新阡之上又久而後去則衆所見聞其為吾母而  
來不可誣也夫陶母既葬致二鶴之弔吾母之兆方啓  
而致鶴如此之多吾母之賢於陶母此斷斷信而有徵  
者矣若廷敬者既於士行尚無能為役况敢望夫大賢  
君子之門牆者此奈之所以自恨而深悲也名阡曰百  
鶴蓋所以志吾之自恨而思吾母之賢因以寫其深悲  
焉爾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國光為戶部尚書  
時朝廷命有司即其所居之里為治第以寵之公謝不  
敢當既而曰君命也不敢辭顧竟以其治第之金贖陽  
城縣城故不贖陽城之城至今贖自公始也當公之  
時天下承平無事後數十年流賊起秦滋蔓天下寇晉  
晉郡縣因不破壞者攻陽城城卒賴贖以完賊無所得  
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不被兵贖之功為多焉去  
年秋霖雨城之復于隍者且甚縣令延津都君更築之  
一縣皆受役白巷者公所居里也里人援公前事言於  
縣曰公贖縣城城數得不被兵公功誠多宜惠及其子  
孫請免役都君咨於縣之人縣之人曰吾儕安朝夕而  
脫兵燹繫誰之使然乎公贖茲城厥惟公功宜惠及其  
子孫惟免役於是白巷之免城役志公之功於不忘也



嘗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為其臣出官帑治居第高檐巨  
構彤髹雕煥者今或為公廨馬廄矣居高位享厚祿或  
多營良田美宅連阡陌而溢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  
為頽垣敗壁荒榛蔓草矣而公嘗所覽之城巋然獨存  
於世所賜之宅子孫蒙業而安焉較其得失為何如耶  
余聞當萬曆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能異特立而  
不阿其事蹟載冊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  
邑之故云乎哉而其及於鄉邑者鄉邑愛慕之子孫享  
保之則其及於天下者可知矣彼夫全軀命而隳人之  
封疆保妻子而悞人之家國不旋踵而身家破滅邑里  
羞以為鄉人子孫羞以為祖父者深可悲也嗚呼百世  
而下觀乎此者其亦可以感興也哉

存誠堂記

學士張公敷復以

上賜御書存誠名其堂命廷敬為記記曰經言誠始於  
伊尹其告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而言存誠則  
昉於孔子其釋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乾六位五與二  
其所釋義尤合焉於二始則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既則  
曰君德也而其大要根柢於存誠所謂善世而不伐者  
誠然後善所謂德博而化者誠然後謂之德也存誠之  
義大矣哉五之辭曰飛龍而二亦曰龍德五之位君也  
二之位臣也而二亦曰君德譽之至也孔子豈不知君



德之不可輒擬諸其臣哉若以為古之人蓋亦嘗有是  
言也云爾始言誠者伊尹也伊尹他日又言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一德即嚮所謂誠也克享即嚮  
所言享于克誠也伊尹既自言與其君咸有一德矣則  
孰謂君之德不可以輒擬諸其臣而臣不當以君之德  
為德也哉且其見於書者豈惟湯與伊尹為然乎堯舜  
之臣臯夔稷契也文武之臣周公召公也高宗之臣傅  
說也使臯夔稷契周召傳說有不與其君同德者則不  
可以為堯舜文武高宗之臣也明矣今

聖皇好古游藝窮極至道揭存誠之訓灑宸翰以賜  
近臣而勗之以誠蓋所以期待之者大矣順親信友獲  
上治民非誠無由也而其至也可以享鬼神而格天心  
臣之事君君之事天胥於是乎在公遂以名其堂朝夕  
觀省庸自底厲以庶幾於古君臣一德之義將見天下  
頌之海內傳之簡冊書之曰惟吾君暨臣張公咸有  
一德則阿衡不專美於昔而喜起復見於今矣此豈獨  
公一身之寵榮哉吾故以望之公者而為之記

### 三晉會館記

尚書賈公治第京師崇文門外第之東偏作客舍以迓  
以勞惠於徃來以館曲沃之人一日榜其居第之門曰  
喬山書院喬山者古曲沃地也予過入而異焉問之公  
公曰喬山吾父母之邦也吾欲使鄉之子弟挾書冊考



德問業游藝於斯焉以是割宅以北為書院也一日又過公公從容語予曰吾欲使鄉之大夫士從宦於京師者歲時伏臘以時會聚敦松楸之義飲酒獻酬雍容揖遜宴處游息之有所也割宅以南以館三晉之人子以為何如予高公之義作而言曰天下之物苟為我所自有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然金谷之池臺平泉之水石旦暮而失之矣京師

天子之都貴人富家侈土木之費楹楠雕煥飛甍蔽虧行路指目一再過焉而不勝盛衰興壞之感彼之念其子孫者何如耶而公舉所以遺子孫者共之鄉人如脫敝蹠然蓋其所見者遠矣夫天下之物有什伯於宮室者矣苟處之得其道與宮室亦無以異也而此又何足為公疑哉或曰公之於三晉之人也於都市有燕勞之館於慈仁寺有餞別之亭皆出已財以經畫之今又有茲舉不亦易於與而傷於惠乎且公兩以節鉞鎮撫四方功德在當時宜子孫世世守其業者也今以予鄉人將傳舍視之安必鄉人之能善守之者予曰不然公朝廷重臣雖天下大器尚能不動聲色而置諸安處况一居第乎公之為此蓋必有其道矣公之所以遺子孫亦必有其道矣蓋相與成公之美乎公曰子之言善請書之石

賜游西苑記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

上在西苑召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乾學學士臣英侍讀學士臣士奇編修臣杜訥 賜餼於苑中近侍導臣廷敬臣乾學入自勤政殿左門殿門皆北嚮闕以順時宣令

上親題額自警御以聽政事非猶夫避暑之宮追涼之殿也蓋雖 駐蹕在所未嘗一日不與羣臣相接見炎景仄而方食曙星在而求衣惟勤惟專由輔弼暨百司丞令之屬承寵問被清光亦無一日不得至於斯殿也自殿角趨南陟橫廊徑小軒以西

上講藝論思游息深巖之地稀有得至者軒裁廣一楹額曰知稼出知稼軒疎籬草花被徑周阿蕭然有閭井林野之思迤西數武秋禾方畝望之如雲前有亭曰秋雲英士奇杜訥三臣者先在焉階而升鵠立以眺維北之院曰豐澤維西之軒曰嘉穎自知稼至嘉穎蓋皆取諸農事為義或采稼斥題不斷不斫或白屋版扉不施黝丹無綺寮重庶文饒鏤檻之飾盛矣哉堯之士階文王之枯柱大禹之菲薄衛文之節儉也后稷公劉之所樹藝而無逸幽風之所書載也臣顧諸臣而言曰於戲上聖德至矣吾屬慶遭逢辱恩禮其何力之能報諸臣皆相與讚歎皇恐稽首即亭中秩坐時久雨新晴激波映空動植遂暢魚鳥欣悅頃之芳筵載列而臣等陵競



震越就七箸如不勝滋懼素餐食已中使就賜 御書  
及內製法瑯塗金香鑪餅合各一玉軸寶題雲章爛然  
鑪烟尚温合有香寶顧惟恩出非常心魂慙慙中使既  
復 命臣等九叩首以謝既退竊自念曰古者人主推  
食加籩或寵以翰製或錫以御飾器物所以勸勞能待  
賢彥也 臣田野窮賤才質瑣微擢歷臺司日侍禁闈飲  
賜便蕃歲時霑被未有寸尺裨補而

上意曩至如此此臣所捐糜難報之恩也已又念賢聖  
之君必恭儉勤民恭儉故親賢禮士勤民故重本興化  
而養賢及民維古志之 臣嘗誦詩而通其義焉解詩者  
言由康人君調陰陽育品彙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  
魚樂與賢也崇北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  
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也詩之更相互見明  
得賢所以養物也既天下無事澤及四海故次以蓼蕭  
湛露而燕賜之盛興焉以見夫得賢之效至此為極而  
為天下之所歌樂矣故又終以菁菁者莪也此非賢聖  
之君其曷能之茲者

上恭儉勤民聖德之至巍巍無極不以臣等之非賢而  
過禮遇之如此則夫巖穴道德之士孰不思接迹於  
王廷效忠竭智以策功名而顯當世哉此又臣之所深  
慶者也故竊附詩人之義既為詩五章以咏歌盛事又  
謹記之如此云



鶴湖堽記

江陵湖水在其東曰長湖以其東又名東湖東更三十里又匯而為湖曰三湖湖有三也又名之曰鶴湖鶴湖之義不知所緣起或者曰謂其有鶴夫鶴之有無誠不可知然更數十百年亦未見有以鶴之故顯然著稱於時者故其因義以立名莫能知焉自長湖至於鶴湖堤樹渚花繁蕞長薄交踈蔽虧於煙波浩淼之間水開林起土壤蒼然則少司馬張公著漢之所居也曰鶴湖堽楚人謂園圃樊落之屬為堽讀為苑若苑圃然著漢之所居有園亭垣籬之觀焉故因其俗名之曰堽而湖之以鶴名者蓋至於著漢而始大著其義焉先是著漢官京師而歸也雙鶴集其洲汜之上自銜草蘆為巢巢高五尺圍大倍之歲孕兩雛其中積雛以十數客至則擊柝為符信召鶴鶴輒率其所孕雛翔舞庭中客去然後已自是以為常鶴不去湖者十年餘著漢亦家居十年餘此鶴湖之名所由以大著也及後著漢來京師鶴遂去不復來今年著漢請急歸上章曰臣先壠在長湖傍湖波浸壠不治且壞臣不可以不歸省於是天子使使問長湖在所著漢指畫以對天子嘉其誠孝予假遣還著漢即日駕載道過予取別且為予言鶴湖堽之故予曰異哉昔孔稚圭之作北山移文也曰蕙帳空兮夜鶴怨托借為辭非真有鶴怨主



人之不歸也而鶴湖之鶴以著漢之出處為去來何其  
依戀之深與夫鶴之為物孤潔閒遠其高標清韻迴出  
於毛羽之羣張公之行意其有近於斯者乎故公出而  
鶴去公歸而鶴亦將歸也方今

聖天子坐攬皇輿之勝江山萬里如在黼宸玉几之前  
嘗圖畫其山河湖江朝夕省覽欲備知原陞川澤險易  
之所宜以扶育民物與為張弛而化調之江陵長湖之  
間寓目者熟矣而因公之言復拳拳長湖之為問則  
上之眷念公者何如公欲優游久處於鶴湖之上其  
可得乎雖然公之行類於鶴者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言君子德譽之升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言明良一德之相悅也公以九臯之鳴起而為在陰  
之和其高標清韻不以出處而有異也巖廊粉署獨不  
可為公歌招鶴之詩乎

射虎記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  
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  
有知也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  
卧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鬪虎不勝  
而逸明日農縛刃牛角而縱之虎中牛角刃立死農剝  
虎張虎皮於石明日牛視之以為虎也復與鬪角觸石  
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穴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



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鈎引虎蹄而繼以巨石乘屋擊  
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伴斃也遂復乘屋  
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携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  
啣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  
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  
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虎卒不勝人蓋徒以其氣力  
爪牙異於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豈  
得謂為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  
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  
殺二虎

郭先生逸事記

郭先生文雄字鳴上文水人居太原為諸生以高選貢  
於國學奇才多逸氣不事家人生業耻與俗伍喜交游  
四方賢雋名流時以其意寄之於酒東鄰有王生好高  
論嗜酒俗人見輒避去郭先生獨喜與之游王生擁貲  
數千金種秫歲釀酒數百石兩人閉門高飲間醒則吟  
誦書詩以自娛樂與世人絕不復通順治中余年十七  
省試於太原是歲試人多至滿棘屋別編葦蓬以居余  
適居蓬中與郭先生交膝坐心異其人既散明日郭先  
生携王生載酒過余又三年余再試於鄉至則獨見王  
生主其家郭先生為遜人於京師蓋至是王生貲且盡  
初郭先生意多所忤蕭然寄食於王生王生傾囊倒廩



以奉郭先生歡郭先生安之余嘗見世人居室雖親兄弟以幾微有無見於顏色或操戈構釁甚塗人者不可計數今兩人友耳王生盡貲無吝郭先生受而安之是皆有不可及者余由是益異之其後郭先生為令於崑山王生適過之郭先生為令清念王生義不得忘以千金為王生母壽王生揮其金不顧曰君為廉吏而以千金贈我是晚我也義當與君絕王生拂衣去遊太行山谷間時時過余家郭先生為吏自苦無何死於官無妻子崑山人憐之葬之縣中山原之上送葬者數萬人號呼闐咽街衢至葬所不絕起冢立祠其傷吏民歌思之至今不衰王生後為小吏於南方過余言曰吾不能折腰牛馬間竟棄去不顧郭先生生而無室家獨以其生平所自得施於吏民朱仲卿所謂桐鄉民愛我詎不信與郭先生無妻子即使返葬視朱公言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意尤堪悲天既生才矣而困苦折辱之使之無以為家而託命於友生非王生之高義郭先生將遂偃蹇以死不得至於為吏既為吏矣且死無以為葬而崑山人葬而祠祭之久而歌思之若是則造物者之果無意於斯人耶抑亦郭先生之懷才奮義有以自致之而然耶王生有子余覘其皆能有所成立王生雖貧以老而不靳其後天之果非無意於斯人也故世之人有如郭先生之所遇者觀其為吏可以彊為善也



已吏部侍郎徐公果亭崑山人也語及郭先生使余記其軼事以王生之賢故牽連書之王生清源人名鼎若郭先生之善政遺愛在崑山者崑山人述之今不備書也

記女奴景事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主耶諸柴愈凶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俯虎卧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愈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少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要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



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為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誼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為士君子者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九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書

與畢亮四書

自某少時聞百里內有賢人畢先生力耕養親及仕則以廉能聞於天下所著書悉古文奇字私心願一識其人而足下既從仕四方某亦羈旅於京師無因緣相見自以忝竊文字之職感足下之行義居常私念不得以事業功名自表見然猶不敢不以廉隅節行自砥飭曰恐畢先生不比數之也在京師時守官奉職退輒閉門不願妄從流俗交游朝士中多不識其面其有賢於人行能學藝絕異者則未嘗不求與之友與足下生同鄉



至以一相見為難其為歎慕何如耶前年冬足下應博學宏儒科至京師其時某直禁中晨入而夜歸也又不獲一相見今年夏始識足下於山中乃以慰吾殷勤之願焉伏見足下親耕於野蠶於堂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辛苦顛顛不自聊之色吾又以悲足下之為也昔樊遲請學稼圃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及觀古之人伊尹之於有莘諸葛亮之在南陽皆以躬耕顯名於天下為後世稱述夫豈不以聖賢所遭出處進退豐約之勢有不同而惟其道之所適然與孔子稱顏淵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又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然則足下之所為有可樂而無可悲者也向所願求與之交者舍足下其誰與為惠教所選制科之文幸因便示及某再拜

### 與劉提學書

某昔者備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自是諸生頗知有論道講學之事而終始不渝者不敢忘執事切劘之勤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無因相接僕性寡諧而執事復嶽嶽自重其自待以待不肖者出尋常交際之外以此愈益思仰客歲跣奔子舍聞執事拜督學之命苦出餘生竊幸國家為多士得人而輓近學校之頽風可以釐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



中學使措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已蒞河東將有敝邑之  
役敢布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當澤州盛時州試童  
子可二千人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  
試童子可千餘人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  
其三縣高平陵川沁水悉號為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  
者不過二百人陽城四十五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  
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學校者人材之藪淵人材者國  
家之楨榦而一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且今天下之士  
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既已離去詩書又無恒產弱者不  
免為饑寒流離之人其強者不能保其不為頑梗難化  
之輩國家留意教化屢下詔旨而人不知書自絕其  
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也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  
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貨賂之公行今進學額數人  
耳而貴富有力之家輒攘之以去單寒之子淹抑坐歎  
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為工賈苟且自活罔顧禮義所  
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自有以致是  
哉尤可悲者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減昔十之七八矣  
司文者既不以教養為心又從而推辱之剝削之其謂  
之保等者取其貲保其不出三等者也又最甚者其始  
故置劣等揚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為之通關說賄而  
後置之三等謂之拔等前此諸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  
嚴公正萬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請托或指名招搖者



若不慎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為清名盛德之累而於官  
方學校兩失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豈不大相  
徑庭也哉伏望駐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弊痛  
加掃除至於矢公矢慎務拔真才則執事自有鑒別無  
俟溷濁清聽顧自念行能無似自襄先淋人葬事廬居  
壠阡即家事亦皆屏絕不問恒懼獲罪名教不敢以一  
字通州府犯禮經不語之戒而獨念此一事在朝廷不  
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舉世所嫉而貪  
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相尋奚忍不一為告語於  
下執事是以茫茫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  
執事大破情面力革陋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尤自  
取悔辱實不敢苟避惟冀照察不宣

與守令學官紳士書

廷敬頓首言考試一事請託公行其來已久思輓積習  
人微言輕不足取重當事今茲不揣為學使者特致一  
函伏計大賢君子必有同心今以書藁附呈清覽以白  
區區鄙懷惟願郡邑賢侯及我紳士或以書達或以面  
言共致此情主持公道不勝顙望又聞投遞書札過付  
財賄大半出於學官學官者朝廷教養士子之官非為  
學道作牙儂而設也今之君子必不為此倘有流聞公  
憤難犯為此冒昧謹白

與里中鄉紳書



廷敬謬惟學使者試士一事朝廷洞悉弊源著為法禁  
布之令甲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不惟言之亦皆心知其  
非而成身自蹈之知其非而遂為之貨賄顯行請託無  
忌學校之地公然為貿易之場此乃國典所不宥而有  
志之士忿悁含怒之日久矣此窮則變之時也廷敬自  
知力薄言易然輒不避怨侮為學使者專具一函已使  
使致之矣竊念郡邑鄉達高賢同心者衆擬以傳帖白  
其事以為吾儕先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以責人亦  
欲請鄉先生人人共達其情於當事夫而後可以取信  
決其從違俾知非廷敬一人之臆說而遠處荒山恐不  
及遍致謹以原書並傳帖呈到倘令人分致焉幸甚望  
甚

荅徐宮贊書

足下聞太夫人之憂也某親承賢昆季容色毀瘠每一  
瞻對感動銜泣及奔赴出國門觀者哀歎自別以來輒  
徃徃欲失聲而哭也居幾何時頓罹先淑人大故自惟  
天降割罰孽自己作悔徃追憾莫由自解跣歸抵舍疾  
至大困經云不勝喪不孝鼻可勝言哉憶與足下昆季  
同抱終天之恨其為荼苦當患此情重勞使者遠涉情  
文備極北望稽顙以謝伏審還闕以來台候康豫德廣  
業修

聖天子方倚毗文學之臣草土視息之餘不能無厚望



於大賢也其自去歲冬獨處荒原依栖止壠實不忍一  
旦捨去而歸去冢墓十許武居人兩三家在山峰遼阻  
之間雖牧兒耘叟罕見踪跡澗下有虎穴虎孳息其中  
其為飼虎文具特牲告之謂母墓在此虎宜避去其後  
虎果不來未知其後果能遠去否也險遠可悲如此又  
年凶人饑盜者習為椎埋之事疊訴所在官司不勝捕  
誅每夜深宿冢旁操挺刃與盜為敵其可怖畏又如此  
亦何忍一旦捨而歸也幸所在盜猶能有人心竊聞其  
語曰陳子母墓也戒勿犯得恃以無恐荷教愛之深恐  
欲聞知臨書不勝哽塞

與汪鈍菴書

去歲居荒隴之側得健菴徐君書已知足下予假歸吳  
中後得手書甚恚是時雖居隴側已釋服故得為歌詩  
作五截句奉懷且以自道其有終焉之志也今年八月  
奉父命再出故嘗善病於路轉劇十月抵都下補舊官  
事數倍曩時益不任其勞率嘗杜門斷客不知者曰孤  
介或云傲物其實皆非也自歸而居三年數承足下手  
書相問存輒不即奉答蓋不得以草土姓名時達京國  
後足下既里居僕僻處晉鄙非通達無由寄候皆有辭  
以自解今居京師郵書易致而多疏闕此直以懶故耳  
姚生公車來辱翰教意懇懇有加又不即答書懶益甚  
不足復責茲託健菴寄候祥後學為古文近百篇本錄



呈者求指教截句并錄奉覽思仰不宣

答立齋總憲論明史書

何真雖非羣雄起事之人特以據有嶺表又非佗將歸附者比可槩入之功臣傳中是以不得已列之羣雄之後今即欲改入他傳無其類者惟有康茂才似可相次然康茂才初起事蹟差小又與真不類不若仍舊卷似為得也今以二傳呈鑒定或別有見祈示之不志

又答立齋總憲書

昨偶不克赴局殊辜良約顧辱枉存又不獲奉教且感且悚息息過日不能以時會晤深用惘然承諭何真入康茂才後亦可為類即望移置並改刪論贊李思齊入明王珍諸人後已擬得一藁或恐未盡又其未歸命時事已載尤史竟略之則無原委書之則不免複見專望裁正也又事略中據俞本紀事錄以斷臂事為宜得實而太祖御製祭文謂其善終似不應隱覆若此故不取尊意以為何如徐壽輝別立一傳於義當爾即望命筆並奉去陳友諒傳一卷其論贊又須改易也謹復不具

答友人書

古之立言者多矣其可傳者必其知道者也若其道之弗知言不足以傳審矣雖世降學衰固知決擇傳於今有純有疵幸而有知道者不絕於世其不至為所攢抑棄置者蓋寡矣其於此處茫然實無所見安敢語於著



述之事哉而先生蓋知道者乃亦為是言亦豈教學相  
長之意哉然其所以掖引扶誘以冀至夫知道之境者  
則大賢與人為善之心不能不感且用自勉也

與徐少宗伯論一統志書

一統志保定一府蓋全志之權輿百六十府之律度繩  
矩創始者難為功微吾健菴莫任此事也廷敬才力薄  
少弗學且今衰鈍曾何足以語製述之事而左右於萬  
一自以與健菴同被命為此書既慙心汗顏不以讓  
於能左右吾健菴者今被命且久而以荒陋無所能  
自解則尸素之愆知不免矣然以健菴壹心力勤考據  
發凡起例規模大定之書而必欲逞其私意以求自解  
免於咎責妄加吹索則天下庸有是理也哉語雖云泰  
山溟渤不辭其涇細流而成其高深愚者之慮千有一  
得然而白頭之豕野人之芹皆吾健菴之所先得乎心  
者顧詡詡然謂吾能左右於萬一亦何異蚍蜉之撼大  
樹而腐草之螢求爭光於星日也其為愚僭謬戾詎不  
甚哉惟吾健菴有以容之而已謹按今志之作合天下  
輿地人物而備載一書不患事少但慮文多顧文既多  
矣而猶未免乎挂漏之虞是知事貴博而文取約也蓋  
不博不足以備事不約則不足以載博如所編建置沿  
革博以全史而約之行墨之間此昔之所無而今之獨  
擅者也山川則錄其雄峻關梁則有繫於要害此昔之



所無者而一切詠歌之辭風人之旨可以備採聽而資興觀者槩置弗錄則昔之所有而失之濫今之所無而病其太略者也戶口田賦昔之所略今詳焉而或竟仍前代或斷自國初似應以新編賦役全書為準也名宦人物則三不朽之業卓卓可考者以某事得稱廉能以某事某書而得名孝弟文學若都無事實而但曰政聲卓然曰讀書樂道非所以褒前勸後也名宦既有美政可紀雖其人為賢者或以他故不得有所施設亦不必載蓋既錄之曰名宦而事蹟不著則名與實戾矣且賢者何患不傳而予之以無實之名耶又志與史略相似而與史有異者史所重在人事而地理郡國其附見者也推此而論志與史各有詳略之可言矣宗工鉅卿史所詳者志不必更詳片長軼事史不及載者志不可不載其法與史相經緯又不與史相雷同乃為得耳事取博矣文取約矣而所貴者書法則宜古而不宜今宜雅而不宜俗如志遷擢則曰陞士子首選則曰解元曰會元曰狀元曰及第宜悉改易南昌人物不書字保定書或書或不書宜酌也舊志人物一府各載故於人名下分注曰某邑人今志則逐縣分記不待詳志而始知可以不仍前例也南昌志得之分繫之例名宦最難蓋古之郡國非今之郡國如豫章一郡幾盡江西之地漢時豫章太守自當繫於江西布政司之後不當專入南



昌府然此猶易定者也他如一郡而跨兩省如會稽郡今分江南浙江

省而雜數郡如山東一郡而包絡幾府如豫幾郡而并成

一郡如江南淮安郡則兩漢牧守不知將何編置始得允愜此當

熟論者也今之督撫藩臬鹽鹺學政驛傳糧儲提督總

鎮自當列於各布政司之後一省而兩巡撫兩布按

雖分地而治亦當與統轄全省者同例雖駐劄別府如

蘇巡撫布政駐蘇州湖南巡撫布按駐長沙而不得即繫於所駐之府重體統也惟分

巡守道及總鎮轄一二府者則隨其所駐之地而繫之

北直巡撫不繫於順天而繫於保定者所以讓尊也他

省初不得以為例至北直督學亦當繫於保定也又志

前朝事與志當代事自別志當代則其辭嚴重故明人

書諸帝曰某陵某廟書上書報可曰特蒙施行書奄人

曰逆瑾逆璫其體法宜爾今志中或一二仍其文而諸

藁尤所宜悉易者此其大較也諸所欲商榷者已識浮

簽於上而江西省未經論定者亦并開具如左以俟財

擇焉謹啓不宣

保定府在京師正南

擬在京師西南今云在正南再詳

按唐志析木津初尾七度中箕五度當今保定府之南

境據此則凡保定府東北之境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

城容城雄縣易水涑水皆古燕地當析木之次為箕尾

分野其保定府西南之境唐博野慶都完蠡和州深澤



安州高陽新安皆古趙地當大梁之次為昂畢分野  
既據唐志則南境應屬尾箕而此又云東北屬尾箕  
西南屬昂畢再酌之

隋名宦張允濟青州北海人為高陽郡丞

按高陽自隋文開皇初已廢後並未嘗置安得有此  
官允濟在唐循吏傳中其為郡丞必在唐初舊一統  
志入唐名宦中宜從之又按清苑縣唐武德初入高  
陽郡必唐初復建高陽郡而史失記也允濟之為郡  
丞在唐初無疑矣

宋名宦何承矩

何承矩只載官爵而無事實按承矩開渠屯田捍邊  
卻敵甚著功績可補入也

北齊陳竒河北人常非鄭康成馬融解經失旨因作註  
釋與河間邢祐同赴召補秘書太尉

秘書太尉疑古無此官

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屬中山國後魏屬中山郡孝昌中  
改屬北平郡東魏興和中置永樂縣於其地高齊省北  
平郡移北平縣之名於故郡地後周以故北平為永樂  
縣隋仍之屬易州上谷郡唐天寶元年改為滿城縣屬  
涿州

按唐書滿城屬易州上谷郡非涿郡也

遂城廢縣晉屬高陽郡



按晉不稱郡郡應改國

瑾賊

劉瑾書名似安瑾賊可易

魏璫

魏璫書中人魏忠賢亦得

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唐縣屬北陵郡唐初屬高陽郡天寶元年更名定州博陵郡

更名定州博陵郡應云更高陽為定州博陵郡縣仍屬

博野縣漢蠡吾縣地屬涿郡桓帝設博陵縣為高陽郡治晉改縣曰博陸仍為高陽國治後魏改為博野縣屬高陽郡隋屬瀛州唐武德五年置蠡吾州於此

按唐書武德五年以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蠡州八年州廢縣還故屬九年復以博野清苑置貞觀元年州廢以博野清苑隸瀛州永泰中以博野來屬元和十年復隸瀛州後又來屬則改置應改復置蓋武德五年已置蠡州至八年而廢九年又置是當云復置不得云改置也

博野縣宋雍熙四年置寧邊軍景德初改永定軍天聖七年又改永寧軍

按宋史景德元年即改永寧軍而不言天聖復改更考



明張賈歷遷貴州按察使以忤劉瑾謫官參議  
以按察而為參議未是謫官但可云左遷

南臺御史

南臺御史不如改南京御史蓋恐疑謂明時實有此  
官號耳

祁州漢安國縣地隋改置義豐縣唐中宗神功元年契  
丹攻之不下改名立節

按狗忠

即完縣

立節二錄以拒契丹同時賜名前狗忠曰

萬歲通天二年今立節曰神功元年不無互異以唐  
史考之或當在元年而契丹攻之則在通天二年後

唐志俱屬之萬歲通天二年何如

景德二年

景德二年據宋志乃元年

深澤縣元祐元年復置今仍屬祁州蒲陰郡

按蒲陰郡八金已廢應止云祁州

安州

按如意元年析河間地置武興縣後改唐興

見唐地理志

此

安州建置之始似不可略

隋名官李衍以功拜安州總管

按金始為安州隋無此名今云拜安州總管恐誤

明人物邵錫

凡書歷代官爵志用其時官號為雅如明無中丞今



云既拜中丞之類或一易之

高陽縣後魏為高陽郡治隋開皇元年廢郡以縣屬河間郡十六年於縣置滿州大業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滿州貞觀初又廢縣仍屬瀛州天寶元年屬河間郡按唐史瀛州郡河間郡蓋一郡而二名耳今既云仍屬瀛州不必更言屬河間郡矣且考唐志止云貞觀初屬瀛州無天寶年更屬河間之文

楊忠愍

忠愍刑於市非死獄中

江西省宋書云領郡八

按宋書領郡十非八也遺建安晉安二郡

開元二十一年分為江南西道採訪使

按江南西道初屬採訪使至乾元二年設洪吉觀察使領洪吉五州後添領信江二州建中間陞節度府旋廢咸通中復為鎮南軍亦廢置不常是江西一道設觀察之時久而設採訪節度使之時少宜於採訪使下補舊觀察之廢置

元和郡縣志云領郡八

按此正江西觀察所領若採訪使所領則有十八郡非止八也唐藩鎮志江西觀察領七州而無饒州然郡縣志所載如此而韓昌黎滕王閣記亦云江西觀察領八州豈唐史未及詳記耶



饒南九江道贛南道

此分守巡道也不如保定志列於駐劄之府為安  
桓冲樵國龍亢人江州刺史後監江荆諸軍事在江州  
凡十三年

樵國樵應作譙冲下不書事考晉史張駿殺督護趙  
毗北叛冲遣將討獲之不敢專決生殺請上疏須報  
皆為江州事也可補入又按晉史桓冲始為江州刺  
史後監江荆軍事至桓温卒遂以冲都督揚江豫三  
州今但書刺史監軍而不書都督似挂漏且晉史所  
謂在江州十三年者以桓温未卒時而言若以温死  
後冲為都督通計之則不止十三年矣

蘇考慈洪州都督

按隋時諸州有總管而無都督又史考慈傳亦言為  
洪州總管而不云為都督也

魏少游

魏少游為觀察使略不載其政蹟則似不必載諸無  
事可紀者倣此例

元明善江西左丞

按平劉貴時明善為江西行省掾董士選為左丞非  
明善也且明善終其官未嘗為江西左丞應改正  
解敏

一無事蹟但云政聲著聞則此類似可去



鄭岳

遂濠應改宸濠

南昌府武帝太康元年置江州

按晉史江州之置在惠帝元康元年此應改正

隸江南西道

注云領縣六增武寧豫寧也按唐史武寧即豫寧蓋

本名武寧景雲間改名豫寧後復原名未嘗析為二

縣也考唐志洪州屬縣尚有新吳則所增二縣乃新

吳豫寧非武寧豫寧也

乾元二年置南昌軍六年廢

按南昌軍廢於元和六年上添元和字

太平興國八年割建昌縣

割建昌據史乃太平興國七年又太平興國六年置

新建縣宜補入

豫章太守

兩漢之豫章太守猶六朝之江州刺史唐之江西觀

察也似宜與江州觀察同編布政司之後至改洪州

後則凡為守者皆可入此

殷羨

羨若不屑為人致書宜却而不受既受之矣而投之

於水輕薄不已甚乎此事正足為戒安可入名宦宜

削之



據前志如張育英趙鼎皆有宦蹟宜補入

名宦

按前志所載明之名宦如張子明胡本惠張本張翥祝翰汪穎吳嘉聰譙孟龍陳紹儒汪佐王天性丁應璧十餘人皆有政績可書而張子明之忠烈胡本惠之廉仁前志以為明之賢守第一何都不載耶且自萬曆而後前志所未及記俱應酌取補入

大業二年改豫章為南昌縣

按隋史止有豫章縣而無南昌縣唐書武德五年始析置南昌若隋時已改南昌唐初又何必析置乎此處宜再考

羅從考

仲素以春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說授李愿中愿中傳其學於朱子此其大者不可不書

宋太平興國元年置新建縣於洪州

太平興國元年宋史作六年

元嬰都督洪州時建閣成命至封為滕王因以名閣

按史貞觀十三年封弟元嬰為滕王至元嬰為洪州都督則在高宗時受封已久且以理言亦不應以己之國號名樓此乃仍一統志所記非事實也應云唐高祖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人因以名閣又謂明時以其舊址重構額曰西江第一樓按一統志滕



王閣外自有西江第一樓今合而一之未審是否  
謝一夔

一夔乃廷對第一似不應僅云及第且及第字亦未  
雅又按前志人物如宋之潘興嗣趙康明趙汝暨元  
之湯霖明之盧淵陳安魏默丁鍊魏榮郭昇丁以忠  
似尚可採入

鄧以讚

會元及第似未雅按宋史會試第一人曰禮部試第  
一殿試前列者曰廷對第幾似可從

隋文帝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豐城入廣豐屬撫州後  
屬洪州仁壽二年改廣豐曰豐城

按隋史豐城縣以開皇九年廢至十二年復置曰廣  
豐今云併豐城入廣豐則豐城雖省而廣豐固在十  
二年安得復置廣豐也豈廣豐在十二年之前亦經  
省廢乎再當考定

朱全忠以父名城改豐城曰吳臯

按五代史全忠父名誠

王季友

按季友事見於朱長孺注杜子美贈詩後頗詳據殷  
璠評則謂其白首短褐據潘淳詩話則季友為江西  
觀察李勉幕僚是時勉兼御史中丞季友則兼監察  
御史據于邵送季友序則季友以幕僚兼司議俱無



第進士及為中丞語也且子美之詩作於大曆三四年間已呼為貧窮老叟若至貞元則又歷二三十年安得復為進士乎為進士且不能安得復官中丞乎此  
前志之誤也

豐城人物

前志所載如宋之范士衡王衡仲元之熊復明之范衷李裕范兆祥劉華甫熊卓陸時通朱概尤表表者今皆略去似宜酌增

揭莫斯

奚當作後按後斯累官翰林侍講學士不應僅書編修初授之官又後斯以詩文名世及修宋遼金三史似應載入

舒芬

廷對第一不應僅書及第按嘉靖初芬為修撰諫昭聖太后誕日停止命婦朝賀逮訊而無哭廟事又楊慎王元正等以爭大禮不聽撼奉天門大哭是時芬已即訊恐不與此且哭於門非哭於廟也

宋書有豫章侯相屬豫章太守無豫章南史宋追封王曇首為豫章縣侯子僧綽襲封豫章縣侯又謂晉為豫章宋為豫寧

按武寧縣在晉齊隋皆稱豫章惟宋書稱豫寧而王曇首傳亦云封豫寧侯然自王僧綽襲封時已稱豫



章豈縣在宋初暨改豫寧而後仍名豫章耶再考

與汪鈍翁書

與足下別久矣昔別壯也今髮蒼蒼齒搖搖矣以吾念足下知足下之念吾而不謂其非舊吾也日月逝邁道德不進修名不立竊祿於朝欲如足下托跡北園不受當時之責烏可得哉易傳有云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每誦斯言頭面頰熱汗流浹體誠不自禁其愧且懼之動於心也御史大夫古之三公之職也位可謂卑而任可謂輕耶位不卑則受位難任不輕則稱任不易知其難與不易而尸位曠任焉顧念名義其可泯然默居而但已耶此其所以既愧且懼之動乎心也傳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念國家厚恩尚欲因事納忠報酬於萬一未便敢決然為自私之計也漢唐人拜官輒數舉賢以自代朝廷視舉多者往往進用語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舉蓋亦因是可以察其舉者之賢否而知其所舉者之才蓋嘗蓄此念矣今世卿大夫士鮮自重至使世疑其沽名聲少實用是以遲迴於中而不果也足下讀書樂道如天雲卷舒其視僕為何如耶古之聖賢莫如孔子孟子孔子孟子所遇之時最難而終不肯少貶其道變其所說而易其所守今朝廷清明聖天子在上而直以卿大夫士之不能自重取疑於世為解者吾誠不知其何心足下其謂之何耶足下所樂



者孔子孟子之道孔子孟子所遇之時如彼栖栖皇皇游於列國諸侯卿大夫之間未嘗一日不欲行其道不敢於山林泉石偃然俯仰與世遂絕也今足下所為乃異於孔子孟子矣且

主上親拔足下於儕流疊有恩禮視衆人為獨厚或未宜如此而遂已也足下竟何以自解耶久不通書問因風略及惟裁擇而教之幸甚

答魏無偽書

李君來得足下書意甚勤厚以愧以慰足下名賢子胥胎休光耳目濡染得於心被服於身者將遂致其用於世以大其施僕櫟樾固陋學無師法少日好為辭章無用之虛言又以才質所限不究於成遂復廢罷雖縈繫簪組自度材力無經世之用常有山林之思欲得一意靜坐纔補小學一段工夫乃今問於僕所以立身行己者豈非執盲者而問之途在僕詎不可愧也耶顧所以為慰者以足下名賢子耳目所見聞得之心行於身以致用於世者非僕所敢望而猶歉然不自滿假雖以僕無所知識無所成就猶勤勤懇懇下問如此此其進益寧可意量至使不肖如僕者亦得蒙被光采以自託於一日游處之雅使忘其謏劣或亦奮竭其不肖之才以得稍進於道此其所以為慰也雖然承足下之問而僕無一言以答之則幾非愛助之意亦望足下養益深學



益進益廣大受之地至於擇善之精固執之一足下所親承於父師者非僕所能窺見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僕近來殊無意於為詩雖偶為之亦不能工足下年正少詩已工如此後之日益工者寧詎止於此耶以工於詩者求進於道又豈僕之所可望者耶詩卷暫留小遲附內尊翁老先生未敢專啓望致區區之誠惟以時保攝以慰思念不宣

與王薛澱書

歲之除夜讀足下見僕二錢說權關監督劄所為詩二章且吟且思至於終夜喜不能寐歲之元日朝退暫憩署中意益感奮因自強於善念錢之用為廉為惠介在取與又為一錢說一篇以廣其意夫以足下之才雄於述作詩則清越秀美中於法度而其意指之所存主於勸導規誡與人為善僕之所為誠不足以當歌詠之萬一而竊自喜者謂為知僕之心也僕兼疎頑鈍無以自立於世雖欲竭其愚不肖之力自度無有可合於時惟是冰兢自持所不敢變壞者區區之心而已耳孔子曰不患人不知老子亦言知希我貴而僕謂足下知僕之心為可喜者豈有所私見哉以足下與人為善勤勤然動僕感奮之意而堅其為善之心也使僕不聞足下之言不有以動其感奮之意堅其從事於善之心則是僕之可憂者莫大乎此今幸而知感奮矣堅其心矣謂



之可喜亦豈不然乎昔穆公問於子思曰縣子言子之  
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  
人知之而譽臣是為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  
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為善受毀也此臣之  
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僕之意亦猶子思之意也雖然  
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孔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亦望只  
下有以勤攻吾之闕而已自足下而外不知吾者多矣  
不知則必毀吾亦豈能避之哉能勿悶焉蓋不敢不以  
聖人之道自勉也

### 與韓供園書

分袂以來七易年所時有人至便問興居極知佳勝前  
接手書記有情文備至筆札之工有加於昔伏讀數過  
千里外遂如覲面可勝歡慰生平知交落落如吾兄者  
能復有幾異時林山泉石投老餘閒關門學道性命之  
友舍吾兄其又誰與此往日之素心倦遊思歸繫念彌  
切仕宦之味今已飽嘗迂怪成僻比昔更復可笑雖身  
嬰塵網此心如坐深山堅白自守誓不取公家一錢已  
習慣自然人亦不以為異不以為同如世間無此人也  
蓋自昔家世所遺薄有治生之業節身儉用足供朝夕  
以此都無求於世而二十年來蕭然皆盡矣然守其困  
約不敢變者亦實不能也蓋其平生性質不能以其所  
不能者強之使能此與吾兄三十年寒牕燈火時所深



知而篤信者也亦何足道哉然每念吾兄家居澹泊亦  
竟愛莫能助故人知我但區區鄙懷不無自愧亦惟故  
人愛我是以具道其所以然者不覺瑣瑣耳長安路回  
首使人索然又恐吾兄徒有跋涉之勞斷可勿萌此意  
非相知之深不敢輕率及此附寄薄物惟哂存之不具

與楊都諫書

頃承見過語次及玉堦玩易篤事親孝二事僕所撰玉  
堦墓碑蓋專以講學隳括其生平故於玩易之篤略見  
之矣竊以自昔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數大聖人皆孝子  
也伏羲神農黃帝堯不以孝名而舜曰大孝者以其處  
人倫之變也蓋瞽叟傲象之事聖人直以安常處順為  
心天下萬世見其所遭人倫之變如彼而所處之善如  
此故以大孝名之然而非舜之志也孔子孟子特以此  
教天下萬世之為人子者曰不幸而有父母兄弟之變  
則當如舜之所為大孝者耳非謂伏羲神農黃帝堯之  
孝皆不如舜而舜之孝獨出於數聖人之上是以數聖  
人之孝有不必皆稱者也嘗見朱子解周禮師氏之官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  
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謂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  
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  
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



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  
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又自注云  
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  
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由  
是言之有明道之學術不難為溫公之事功至如趙無  
愧徐仲車之所為則固已恢乎裕如矣玉階之學將以  
求進乎至德以為道本而所謂敏德孝德以為行本以  
知逆惡者蓋將真知而力行焉故撮其生平而以講學  
為說有無俟乎兼陳而備舉者焉而玉階之得乎已而  
傳於後世者已具於吾說之中蓋亦自以為此或者古  
人立言之體當如是也僕誠愚陋無所知識與玉階同  
學久重以其孤之請而亦有所不能自已於中者故不  
辭而為之銘未知有當焉否也幸高明有以教之拳拳  
切望不宣

午亭文編卷三十九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四十一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頌 歲 銘 贊

幸闕里頌有序時直內廷特命臣與議

皇帝康熙之二十有三年是歲甲子東巡狩謁孔子林廟先事

皇帝曰事先師禮重且嚴汝廷敬實惟予舊講臣其與議所宜行臣從諸臣後議具上 詔曰俞及恭覩禮成臣不勝懼忤震躍仰惟

皇上聖神首出化洽萬邦君師之統千禩一時乃猶屈已求賢詢輿訪道廣廈細旃之上冊書討研勤逾儒素遐瞻東魯慨想宣尼希代曠古前未有也其時三事大



夫颺言曰昔者刻玉遊河披圖巡維襄壑之駕塗山之  
會皆能焜耀簡籍垂於方來今茲萬國既同誠宜宣省  
風教展義魯邦下塞衆望

皇上凝睿思延廷問久之廼曰朕慕聖道歷久於茲敬  
因省方詣先師宅里其母重煩吾民供億於是肆赦軫  
農蠲租已責弘敷愷澤於天下乃歷吉日協靈辰壑廬  
警路宮正設蹕玉輿曉升惟殿夕御前驅珠旗屬車日  
羽以臨乎岱宗是時未轅夫闕里也飛旆江淮觀民設  
教月屆黃鍾旋軫南陸聿來聖居覽觀山川雲物廟寢  
圖書之盛嚴恭將事禮行樂奏聖歆如荅臣廷敬雖不  
得備設官之列緬懷宮牆述稽掌故太牢特祀肇自西  
京褒成祠將爰及東漢貞觀定朝會之儀開元錫文宣  
之號器物之賜渥於廣順陪位之班詔始祥符至和加  
衍聖之稱承安世曲阜之令凡為崇儒重道是以異代  
同符若乃萬世師表之稱則與乾坤同其悠久也六經  
表章之澤則與日月並其光華也留鳳蓋於戟門車服  
禮器所未備也頌龍章於鄉校普天率土所共瞻也商  
簡皇皇莫與京矣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惟聖體道生民拔萃德踰位兮惟  
帝則聖統壹萬類位斯配兮龍飛于天周覽八極嘉鳳  
德兮聖作物覩垂祀萬億視魯國兮  
帝開明堂于羹于墻坐則見兮



帝會方岳東西南朔來殷薦兮鑿車戾止鏘鏘穆穆金  
絲肅兮駐蹕古亭雲霞委屬清泉瀆兮上公稽首籩豆  
奔走昭世守兮暨四姓後博士童耆恩渥厚兮賜所過  
祖歌騰于塗惠我人兮惟

帝福我我神其妥戴 大君兮莘莘髦士百爾濟濟頌  
聲美兮於赫

帝功與天比崇無終窮兮

聖文神武至德頌并序

惟我

皇上聖文神武躬御大寶君臨萬邦於今三十載矣維  
時九域軌道四海波澄至德所敷際天蟠地化行靡畛  
澤被無涯寰宇共底時和黎庶咸登仁壽固已功加五  
帝符合三皇矣而我

皇上猶復治益求治宵旰之焦勞宮庭之咨徹無息不  
以生民為念此與書傳所稱大禹之勤儉成湯之寬仁  
文王之不遑暇食若出一轍蓋先聖後聖固不同揆也  
夫是以蠲租減賦省斂省耕凡山陬海徼窮荒僻陋之  
鄉扶杖嬉遊瞻 天表聆 玉音識朝廷之德意被盛  
世之恩膏咸感激帖息如雷霆之鼓萬物罔不振懼其  
威又如雨露之沐羣生靡不沾濡其澤蓋區宇蕩平中  
夏肅穆有由然也至如外藩之地遼遠之區其屬四十  
有八部衆地大蘖牙間生而自我



皇上建極以來治化光被四十八部之長皆謹凜震懾  
以為上有 聖人德洋恩普靡不得其所此真吾君吾  
所天也以故頓顙請命奉贄稱臣蓋今天下太平數十  
年

聖天子功德隆盛浸灌浹洽入於人心無遠無近願俯  
首而承順者皆動於不自知而感於不及覺非威力之  
所加非詔檄之所迫蓋邊徼之外其願為

聖天子之民而以不得親見

聖天子赫濯之聲靈為悵悵者正不止四十八部矣乃  
喀爾喀曩在蒙古則雄長一方擁其部族人民十餘萬  
衆雖貢使絡繹而未嘗躬修臣節今者戴 天威而懷  
聖德向化輸誠傾心臣服

皇上又念其僻處邊陲罔知禮教 宸衷裁決撫安激  
勸必 車駕親臨於是乃馭馴駁之馬乘雕王之車明  
月珠旗干將雄戟糾紛交錯猗靡扶輿壯中土之英聲  
示遠人以文德 駕至之日諸部咸集蓋莫不覩車旗  
甲從而嗒然自失也仰文物聲名而忻然歎羨也慕義  
歸誠聿得沐恩光親笑語而懼忭相慶也

天子嘉之隆以宴賚爵秩有差什五有制於時庭實既  
陳 皇歡是式獻萬壽而喜氣繇幕醉百壺而軍聲愷  
康於以靖障塞於萬年震威靈於奕葉洵超古軼今之  
偉略哉臣忝竊遭逢得侍廷陞不能韜弓荷受昧首韡



年通文編卷四十一  
四  
袴躍馬以從 駕旋之時拜賀於車塵馬足之前覩侍  
衛之雍容見師陳之整肅用以舞蹈抑用以自愧也而  
間從扈從諸臣得志諸部落免胄趨風革心效順之盛  
事踴躍之至無以頌揚謹賦韻語紀載神功垂諸來世  
使知我

皇上之所以治冠百王功高千聖者蓋誠如天之無不  
覆如地之無不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非徒以區宇  
蕩平中夏肅穆為盛治也頌曰

上聖垂統巍巍皇皇仁育義正佑冒萬方時雍風動謠  
俗樂康邇安遠慕恩遍遐荒幅幘西東朔南萬里日月  
出沒至無涯涘罔不率從我疆我理 皇風震赫奮揚  
天威馬泉屈膝匪德焉歸鴻澤以濡龍言我

帝命咸來享之遂若厥性環翼我畿邊氓永靖恩覃萬  
祀歷久逾深

帝念外服悉天所臨萬物得所予惟宅心古者天子有  
適諸侯言巡所守行慶賜休兵車百萬烈烈其旂清風  
卷舒交龍熊螭平沙際天雷迅雲馳桓桓糾糾羅列衛  
營耳耳前驅雅雅吉行士若銜枚驂牡不鳴殷殷雷霆  
川谷以震既奉 帝車亦象天陳恃力者殲從德者順  
弓櫜不控箛委羽鉞一農之飢餉以峙糧一夫之寒煖  
以襲裳扶老提維近天子光四十八部增一曰九匪惟  
卅九來者恐後五十餘屬厥角稽首踰于古昔王會其



圖百辟內向要荒外俱呶盟重譯萬狀睚眦一我冠帶  
同我車書

帝曰汝眾朕不專有天下萬家四海為守爵賞賚予絕  
絕持危濯痍吹温登之皞熙如雨載霖如日初晞躑躅  
謳歌舒愉以嬉惟

帝錫嘏如山如茨降百斯祥延萬斯禧醇醴萬石嘉樽  
靜籩既莊以和秩秩斯筵存問韶羞 玉音朗然守約  
則豐克已乃賢瞿瞿兢兢若臨深淵如帶如礪如石其  
磐凡茲藩長

帝訓是式毋怠毋虞毋敢失職

帝之歸來如離慈哺攀遮袞衣遠越閭伍

帝其何時更歷下土緬昔重華王畿靡遠九州雖建亦  
有三苗三代之域兵甲未銷孰媿我

皇文神武聖燹伐既張干羽大定擴清疆國惠安黎元  
治成禮備功昭德宣永永着壽昌熾萬年

言箴

與其易爾言也寧喪爾躬喪爾躬人所同也易爾言禍  
不可窮也不車而裂不鼎而烹也水溺火焚情相攻也  
慨然永歎以身終也胡不忍於俄頃而禍及生平也

動箴

天下之動凶悔吝何多也主吉而動凶悔吝如我何動  
以吉其後有他我其如凶悔吝何吉不易為靜以勝之



天下不能有靜而無動也動之其奚宜易稱幾者動之  
微知幾其神惟君子吾與歸

虛舟亭銘

我游於人人觸而怒怒不在人觸以我故我與世游載  
沉載浮泝焉洄焉泛泛中流適彼萬里一葉輕蘋隨所  
遇遭無有怖噴或干翠霞或栖丹壑志士冥心默徃自  
託自託伊何體物無方大莫之國無何之鄉方舟濟河  
虛船洋洋船來觸舟渺然無人有人怒呼無人曷云不  
見其人不獲其身虛舟名亭汝視汝聽

信芳齋銘

菱荷製衣芙蓉集裳靈均詔余垂華流光鵝鳴賢退  
糶鯨藏鵝鳩之聲百草不香余獨何為顏此信芳相彼  
蕭艾亦離于霜維蕒菘蔬江離杜蘅孰穢孰潔孰枯孰  
榮有嘉我室竹扉茅堂扶疏荷屋窈窕葯房余獨樂斯  
好修為常春蘭秋菊年歲永康

尊聞堂銘

古人於道有見而知有聞而知有傳聞而知自孔子歿  
七十子散所見所聞寥寥千載其誰其見於書者所傳  
聞異辭博觀而求約取而思儼私淋之在茲吾不幸不  
生齊魯及孔子之時游夏之賢孰敢等夷我思其狂琴  
張牧皮俯仰百世我友我師既不可得見聞若傳聞者  
是亦曰聞是故尊之



慈泉銘并序

樊山之陽高千仞未至巔百步有泉在山徑沙石間坎  
甃清澈味甘冽異他水不盈不涸居人兩三家汲以飲  
饜不見多食千人不見少百鶴所在其東母夫人之所  
藏也故得名慈泉而銘之

茲山巖巖下視王屋我民錯居賴此川瀆巖巖茲山民  
居其巔載耕載穫以粥以餐承液生雲泫流含潤利澤  
之施豈適膚寸影月流天漪風肅然相我阡隴於千億  
年

米海岳硯銘并序

聞吾州有米海岳硯舊矣莫知在何素心弟於民間求  
得之以遺予刻文曰彤池紫霧魚龍起碧落五星共月  
明中窪而缺兩隅殺墨而不敗筆洵可寶也銘曰  
剗有腹剗有隅隅不側腹能潄以媿德與我俱米家書  
世莫如石為兄是吾徒弟得此故遺余

義冢碑銘

吾所居鎮曰郭谷者連四五村居人逾千家皆在迴峰  
斷嶺長谿荒谷之間地最磽陁耕牧無所其土方數晦  
者絕少其狹者不可以畫遂溝廣者不可以經洫澮或  
土戴石或泥淖沙田既少而志歸於有力者其子孫或  
世守其先人之產而重轉鬻諸人其人好力作負販俗  
尚儉嗇四方來居者人日益衆而田日益不足生既不



能以田為事死則無所於歸即一旦不幸叩強有力有田者之門可尺寸之土而瘞焉異時或斬鑿平治之求若芥若馬鬣安可得古之人所謂不封不樹者豈遂若此耶余捐金置義冢得田若干晦公之貧無地以葬者余惟古者并天下之田人有分地自秦以兼并廢先王之制始開阡陌而天下於是其甚貧甚富之民至使斯人生無以養而死無以葬者暴秦之罪於今為烈也夫分并均田之法其大者不能行矣若能令豪侈之家稍知品節制度使天下其窮之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歸無餓身暴骨之患是亦有天下及祿食者之所宜三致思也故吾為書置冢之故而系以銘曰

記昔侍 帝狩於近郊掩骼埋胔豈惟蒐苗工官戒途誤平人冢 帝察治之仁斷傾竦顧瞻疆服時聞興嗟征骨露野戰血染沙時予之恤孰紓予懷記 帝言動臣所職哉矧惟 國家怙冒下土眷言我民億萬以數溝壑填委道路棄捐封狐夜歎饑烏曉餐凡我人牧孰軫孰憐樊山之原樊川之浦天寒雨溼魂訴如語解金卜幽鬼兮宅女耘叟耕夫莫或女侮山迴我峨川流湯湯纍纍茲墳我心摧傷我力則殫哀此眾民爰作銘詩以倡後人

宛平王公像贊

階平星聚泰運肇啓二五儲精誕生夫子神觀挺拔才



名日起受知

世祖顧問密邇綸扉視草籌政決疑謂宜大任燕翼是  
貽我

皇踐阼表率憲司數奏封事正議忠規三垂不靖怙眾  
作逆九伐張皇中樞運策攬槍迅掃宗社磐石遂陟台  
衡臯夔接跡稽典定法教洽治宣黼黻衣被徧於九埏  
退朝宴坐泰宇翛然誰其侍側玉樹風前鄴侯既相仙  
骨在軀精神淵著不視體膚謾謾清舉温温德符麟閣  
凌烟此為之模

六公贊并序

吾鄉國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為世所稱者則有若由  
沃衛文清公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肩謙蔚州魏  
敏果公象樞永寧子清端公成龍陽城故巡撫張公椿  
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姬此六公者生同時皆在鄉國  
數百里之內然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役之游夫  
吾豈能友天下之善士乎哉吾之得游於六公者直以  
鄉人之故耳六公之賢宜余知之尤得其實也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是作六  
公贊云

曲沃衛文清公周祚

公穠以和不嬰於物如秋之霜如冬之日清廟明堂不  
改其節金鐘大鏞朱絃疏越



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胤謙

公起詞苑無赫赫聲清忠端亮式和且平有文有質是  
訓是程及蔚州公理學宗盟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

國僑以惠公叔以文稱名責實公清最聞紹宗聖學道  
集儒勲頌詩讀書百世彌尊

永寧于清端公成龍

我懷斯人流風悠邈巍峩實望磊砢節目厥芳幽蘭其  
堅純璞社稷人民即此是學

陽城故巡撫張公椿

嶽嶷英挺身標勝流歷顯若晦居辱不尤聲迹未墜民  
今思謳瞻望衡宇景彼前修

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姬

公文奇字公行奇節振玉投金飲冰嚼鐵拂衣耕壟耜  
而不輟高風誰嗣生芻勿悽咽

任君八十像贊

我見黃石來臨峨峨仙禽無聲息駕庭柯貽我話言禔  
福孔多不辭而去客有相過手青松障一老顏酡適意  
與會紫芝煙蘿云何贈之黃石同科

午亭文編卷四十

男壯履恭較



平善文苑卷四十一

吳郡縣志

與會席之歡燕河向與黃以同休

臨此夕不歸而古客燕臨臨者青林輒一失賦酒

序侯南以來訓知知公會無難息謝致味銀於待京

拾遺八十卷

西平尉高鳳臨臨上書

公交善於公許善臨臨王謝金始宋醫醫無不精世

萬平於不知於平於

卷四十一



